

漫人·漫事·漫笔(三十三)

一字师 江帆

●徐鹏飞



江帆先生以单幅讽刺画闻名,他的构图、造型和色彩在漫画界别具一格。

江先生为人低调,鲜少接受媒体采访,因此很多读者熟悉其画,却不了解其人。

1952年,江先生开始担任《漫画》杂志的编辑,10年后到中国美术馆工作。1979年,人民日报社《讽刺与幽默》报创刊,他即加入并成为编辑,直至退休。江先生编辑风格严谨,追求版面艺术美,剪贴、挖补是他的日常工作,还经常帮助作者完善作品,许多人都惊喜地看到自己的作品经过他的润色后得以“升级”发表。

有一次,我向他提及自己的字写得不够好,常常因为题字而影响了画作的整体效果。他沉吟片刻,语出惊人:“一个字就是一幅画。”我听了大感新奇,似有所悟,对字的认知有了新的领悟和追求。

江帆先生,可谓我的一字之师!

字是最小的语言单位,却足以洞察世情。

去年12月初,“台湾2023代表字”票选结果公布,“缺”在58个候选字中以8565票拔得头筹,当选当地2023年度代表字。

2024年央视春晚的主题为“龙行龘龘,欣欣家国”,一个“龘”字,足以看出春晚编创人员用心之良苦和汉字的奥妙。

说来,我心里也翻腾着一个字,就是尴尬的“尬”字。被我拿来撰文的,就有《实事求是的尴尬》,说的是有的领导脱离实际,异想天开,把事情办成笑话,让实事求是是尴尬;《话说“尬厕”》,是说“厕所革命”中运动式突击出来的没墙、没顶、只有个蹲便器的厕所怪胎,令人啼笑皆非。

大千世界尬事多,个人失仪失态、社会失范失序、官方失信失威的尴尬此起彼伏,尬人尬事尬情景轮番登台。有“一人留置,一群人紧张”的尴尬;地摊儿乃人间烟火气——不摆日子难,摆了



●于文岗

怕心生尴尬,城管与小贩捉迷藏——不管不是,管也不是,也尴尬;有“农民杀了5头自养猪,被开出44万元天价罚单”的尴尬,有“包子铺卖豆腐脑,被罚1.5万元”的尴尬;有鼓励生育却被调侃的尴尬;有刺激消费反遭奚落的尴尬;有私密信息发到微信群的尴尬,有撒了谎被揭穿的尴尬;有“鼠头鸭脖儿”的尴尬,有“屎上雕花”的尴尬。闹洞房有尬闹,演出有尬演,另有被称为“尬文化”的“尬唱”“尬舞”“尬聊”。办公、会议、活动、聚餐、娱乐、微信群等线上线下熟人汇集场合,都是尴尬高发地。

何以生尬?字义说明一切。《说文》中提到,尬即尴,行不正也。具体表现为处于两难窘境,神色和行为不正常。深入探究,尬乃形声字,由允[wāng]介声构成,允与𠂔[wāng]同义,形容骨骼弯曲不正,也指有这种残疾的人。如:𠂔𠂔形容脊背弯曲,𠂔𠂔则指行走不正。由此可见,“尬”的基本含义是不正。前述的尴尬情境,多因违反常规、违背常理、有悖常识、背离规律等“行不正”的行为而产生。其反映出价值观念的混乱、失准和失序。因此,遵循常识,合乎情理,顺应规律,就能避免陷入尴尬。

一个“尬”字,可作社会情态瞭望孔、社会健康测量计,反映出社会的健康状况。现实中,违反情理、常识、常规、规律等“行不正”的行为越少,尬就越少,社会就越健康和谐。



文/阿福 图/勾犇

生活就像片儿川

雪菜、笋片、肉片旺火烧,猪骨、鸡架、生姜慢慢熬,啥样的杭州片儿川最落胃?宽汤、重青、油渣儿过桥。一碗片儿川的灵魂是浇头,除配料片儿川只剩素面条。素面条虽然也能充饥顶饱,却失去了独有的杭州味道。生活就是这样:一碗面条好吃与否的诀窍,往往不在于面条是否筋道。如果配角磨洋工集体撂挑,主角也只能自我感觉良好。

灶台物语

仅用1小时2分钟,“复兴号”就把我从江水环绕的山城重庆,带到了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。

春光明媚,微风不燥。当同伴们还在感叹三岔湖的秀丽湖光、翩飞白鹭时,我已经被离平湖不远处那头“萌萌哒”的石狮牢牢锁住了目光。

这头“萌狮”地处成都东部新区三鱼村,背靠汪家山,面朝平湖。

成都平原的翠绿在阳光下发着令人炫目的光,总让人情不自禁想起那肆意的青春,如同话剧《恋爱的犀牛》插曲所唱:“日复一日的梦想。”

眼前的这头“萌狮”高6.5米,体态浑圆,迎着阳光,怀抱幼狮,睁着圆鼓鼓的看似无辜的大眼睛,咧着嘴喜笑颜开。

这尊雕刻于清道光三年(1823年)的石狮,已有200岁了。可漫长的时光似乎并没有在它身上留下苍老的印痕,它扬着天真的笑颜,一如既往地面对世间沧桑。

2015年,天府国际机场启动选址时,“萌狮”被确认为文物得以保留,为此,机场跑道向北移了300米。这是对时光的尊重,也是对文化的敬畏。

遇见「萌狮」

文/兰世秋
图/谭希光



通常,用于镇宅辟邪的石狮多呈庄严威武状,但为何这尊石狮却这般稚拙可爱?

有一种说法是,狮子在古代是从西域进贡到中国的“外来物种”。然而,真正见过狮子的人少之又少,史官只能根据各种动物的形象描述给画师听。于是,画师们听着史官摇头晃脑的形容,皱着眉头,绞尽脑汁:“身材像老虎和毛茸茸的金色狗,尾巴甩起来像漏斗!”他们大概也很困惑,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“老虎+狗”的组合。

等到狮子的“定妆照”出来后,各阶层或机构纷纷根据各自需求将其雕刻为石像置于门前,在达官显贵的深宅大院或是官府衙门,石狮自然是威武霸气的。但在民间,石狮的形象就完全依赖于工匠们天马行空的想象了。

突然想起不久前在四川大学博物馆里看到的一组东汉时期的陶俑,一样的乐滋滋模样。我在川大博物馆工作的同学告诉我,这种集体开怀式的笑容,仅见于巴蜀地区出土的陶俑,体现了当地独特的人文风貌和民众性格特征。

不似江南的婉约、塞北的豪放,川人天性乐观开朗,向往闲适的生活。三鱼村不知在古时是否以渔业为主,但从村名来看,多少有点关系,想来也是土地肥沃、水泽丰盈之地。200年前雕刻这尊石狮的工匠,必定是心生欢喜,这才让刻刀留下一道道欢喜的印记。

一位同伴说,我们重庆的三峡博物馆里也有一组汉代陶俑,其中有个做饭的厨娘,在辛苦劳作时也是笑咪咪的,开心得不得了。

是的,人生就是这样,笑容让人青春不老。